

俞太史
斷句

古事比



古事比

全十六冊

清·方中德編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出版
揚州古籍書店發行

一九八一年一季度出版

定價七十九元

古事比卷之四十九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邵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音聲

廣陵散求得于杜猛

杜猛妙于廣陵稽康就其散則不從夢授也
異苑夢中黃帝伶人所傳後傳于賀思令

則不自康絕也

幽明錄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在月中臨風鳴絃忽有人從中庭稱善云是嵇中散因授以廣陵散

彌正平為魏武擊鼓則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王處仲為晉武擊鼓則

振袖而起音節諧捷神氣豪上舉坐歎其雄爽二子者或肆志於輕脫或寄傲于游戲其無恥

均焉若冀安道之不為王門伶人嵇延祖之不欲操執絲竹君子曰知恥

鍾子期聽伯牙之鼓琴也知其志在高山志在流水瀟于髡之見梁惠王也知其志在馳逐志

在聲音

偶記

閔子聞孔子鼓琴知其為幽沉之聲孔子曰向見猫捕鼠也蔡邕聽客彈琴知其有殺心客曰

向見螳螂向鳴蟬也精於音矣雖然孔子豈以猫鼠易其聲

前

聞絃絕而知其為第二絃第四絃者蔡琰也聽擊鼓知其回颿過者王應也聽笛知其臥吹王

令言也逢車鐸知為宮聲振之而得鐘于地者李嗣真也路逢趙賣人牛鐸識其聲者荀勗也

精琵琶于池上彈瑟賓調躍出方響一片乃蔡賓鐵樂工廉郊也聞馬嘶而知其主將墜聞佩

聲而知其婦將離者裴知古也聞黃鐘而知其有爭者起于禁中王仁裕也聞太極殿鐘聲嘶

知有銅澤而鑿去之者。宋張永也。

宋文帝賜何承天銀裝箏。承天善箏者也。齊武帝賜褚淵金鏤琵琶。淵善琵琶也。

有以山水而助琴之致者。蕭思話從登鍾山北嶺。有盤中清泉。宋文帝使石上鼓琴。相賞有松

石間意。戴顒隱黃鵠山林。澗甚美。嘗憩澗中。劉義季

宋衡陽王名

亟從之。因為鼓琴。是也有以琴而

通山水之靈者。鄭師文叩羽絃。川地暴漲。叩徵絃。堅冰立散。命宮而總四絃。醴泉湧。漢武帝撫

落霞之琴。歌青吳春波之曲。徧山傳響是也。

張尚不為孫皓鼓琴。而皓不能強。戴逵不為武陵王晞鼓琴。而晞不能害。嵇紹不為齊王鼓琴。

而固莫能難。范曄不為宋主彈琵琶。必待宋主歌乃彈。歌止而彈亦止。

桓譚為漢光武鼓琴。而宋弘責之。

弘對曰。譚以鄭聲悅上臣薦之罪也。

宋太祖召歐陽迥奏長笛。而劉文叟言之。

太祖曰。迥宰司尚習此伎。欲驗言者。

技之精也。通乎天人。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律。以南風北風之聲。

而知軍之勝敗。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入問。則前彈者隴西沈

妍。後彈者揚州薛滿。宋沈

環

訂樂。指一琵琶者曰。此人大逆殘忍。指一笙者曰。此人魂飛墟墓。

潛察之。琵琶者為同輩告。許六。七年前父自縊。不得端由。笙者乃憂恐不食卒。唐懷章太子作

寶慶曲。李嗣真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

子廢。明皇時。涼州獻新曲。甯王曰。宮不勝則君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恐一旦有播遷之禍。果

有安史之亂。煬帝將幸江都。王令言子彈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曰。宮聲往而不返。幸無從行。竟被弑於江都。萬寶常聞祖孝孫所定新樂。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盡。及大業之末。卒驗其言。王仁裕。錢客樂作訝曰。樂舉羽而有宮聲。得無憂乎。筵散。范延光引賓客大獵。為奔馬所墜。胡瑗改鑄王朴所用編鐘。劉義叟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必有眩惑之患。未幾仁宗得疾。

楊渥欲取錢塘。遣人聽鼓角。回曰。錢塘不可輕動。

錢武肅時聽者曰錢塘鼓角。子子孫孫王爵。

孫守榮遊吳興。聞譙

樓鼓角聲曰。旦夕士有起而典郡者。

尋王元春以告潘丙。變功果典郡。

漢武置協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詔。王莽建義和考律呂。非不精也。不能救漸臺之禍。晉武帝製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弭平陽之笑。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臺城之辱。舉輕明重。較然矣。

未央鐘鳴。東方朔言山恐有崩。銅澡盤鳴。張華言其與洛鐘工商相諧。

宋之衰也。作為千鐘魯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為巫音。侈則侈矣。而失樂之情。

呂氏春秋

聽琵琶而知其為琵琶聲多。琵琶聲少者。漢中王李瑀也。瑀又聽笛而知其臥吹。

吹笛。煖谷者。鄒陽也。吹笛止雨者。周穆王也。

漢張安世

十五為成帝侍中

鼓琴為雙鳳離鸞之曲。又劉道強為單鵲寡鳬之曲。

師曠鼓琴。玄鶴來集。顧參軍彈琵琶。鸚鵡立聽。杜鴻漸酣奏羯鼓。鳥驚飛。猿鳴。嘍。羣羊躑躅。二

犬俯仰。

瓠已鼓琴而鳥舞魚躍。伯牙鼓琴而六馬仰沫。趙女鼓瑟而鳳舞。六帖趙女楊惲婦也又東漢楊惲擊磬

而鸞舞。今重泉鸞集學宮

宮室

赤樓公孫述十層樓也。青樓齊武帝興光樓也。白樓孫興公許玄度談處也。黃樓蘇子瞻子由賦處也。紅樓蜀先主所造也。

楚莊王為苑居之臺。宴者相者贊者而皆賢者。楚靈王為章華之臺。宴者相者贊者皆非賢者。裴度趙抃皆建綠野堂。韓琦章得象皆建畫錦堂。

蜀胡氏寶墨名亭。王晉卿寶繪名堂。米元章寶晉名齋。漢守建學獨有文翁。元魏郡皆立學。實由高允。

范甯立庠序于豫章。庾亮起講舍于鄂渚。

王右軍聞成都有漢時講堂。慨然遠想。欲一遊目。朱孝亭塑白鹿洞像。說往成都。文翁講堂。取古坐式。文潞公立宗廟。入長安。訪杜祈公之舊。訪鐵券於錢王之裔。亦其類也。

狄梁公之毀淫祠。止留大禹泰伯延陵伍員四廟。張文定之存國體。乃免關伯微子二祠。晏子毀君所築室。向戍不毀兄所築室。

楊損不以廐與路巖廢宅。謝混不以宅與桓玄作營。俱見方正李訥不以穴舍與楊收廣第。

晉武帝觴杜預曰非君此橋不立漢明帝思意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

宋國學纔二百楹唐千二百間漢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漢於是乎為盛矣

登牆騎屋窺闕盧仝遭惡少也梯牆首出決肯賀監知章喧門陰也

居室取容高堂廣厦皆剽物也嘗受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與宣福寺不復方

幅亦逆旅舍耳何事煩華常怪時人謂是我宅此謂真達趙韓王宅園侔于禁省西京留守于秦隴市材營

西宅詔詣闕乘小車一遊以太師歸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故園以扇鑰為常陳秀公升治第于潤州

極為閑壯宅成惟得肩輿一登西樓郭從義造第洛中僅得秉燭一觀從義鎮河陽于洛中造大第以香柏為柱文梓

為梁被召還都暮抵其第秉燭一覽侵星而行至東都卒

孟昶有六鶴殿蔡京有六鶴堂

漢之飛廉館公孫卿成之魏之靖輪宮寇謙之成之

蕭何之治未央楊素之營仁壽

漢博望苑之誤開唐文學館之綴立一也

李德裕平泉山居著草木記戒曰鶯平泉者非吾子孫後經世變遺裔竟不能守昔桓玄欲以

謝安宅為營其孫謝混曰名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宅耶玄慚而止唐曹

王臯鎮襄陽有張柬之園林在州西欲買之馬彥曰漢陽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令其子孫自

鶯遂不復取石家金谷園其身不能守馬家玉杯宅不復留身後今日如此者又何道焉魏徵

大字斷句古事比
卷四九
宮室
三
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印行

第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白居易以為言。朝廷贖而賜之。宋邵康節天津之居。本官也。熙甯初法當斥責。人不忍買。溫公諸人為集錢買之。有欲為范文正公買綠野堂者。公不肯曰。甯使敝壞及他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范文正公在杭有退志。子弟請治第洛陽。以為逸

老地。公曰。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主人莫得常遊。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已而後為樂耶。奇問

士出懼知襄子之室。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蓋寬饒歎許伯之第。即屋數

傳舍。閱人多矣。陽固答王顯之宅。北魏中尉王顯起宅大宴。問陽固曰。吾宅觀向戌之言。則有

家者。不可重為令聞之累。宋何氏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觀韓滉之言。則

嗣業者。不可輕棄祖父之故。混堂無拔廡弟洞增補之撤去曰

蔡廓起二宅。以東宅與兄軌。軌送錢五十萬。白母不宜收者。蔡興宗也。營別宅而從兄行悅之。

即以與行者。裴楷也。起長梁齋。而叔僧虔不悅。即日毀之者。王儉也。

趙清獻還鄰翁居。不取直。所居甚隘。弟姪厚以直易鄰蘇文忠還屋焚券。不須金。下居陽美以

宅。夜聞老婦人哭。問故。其居即徐鉉增宅價。自南唐入京。市宅歲餘。見宅主貧甚。召之曰。得非

所買者。乃取券焚之。不索其直。徐鉉增宅價。自南唐入京。市宅歲餘。見宅主貧甚。召之曰。得非

之王義方酬樹值。買宅指庭中青桐樹一雙。曰。此皆今人所難者。

周瑜推道南大宅。以舍孫策。升堂拜母邱成子隔宅。以居右宰穀臣之妻子。見義

漢宣時冠蓋里。岷山南至宣城百餘里。卿士刺史張嘉貞所居。時號鳴珂里。嘉貞為相。弟嘉祐

軒蓋盈

劉仁軌所居。時號三柱里。並授上柱國

唐昭宗改錢鏐所居營曰衣錦以平董昌後又改城宣宗題崔部所構堂曰德星德子六人同居

李楷五子之子分居巷東巷西汝南周少卿燕子號五龍各居一里

陸機陸雲各住一頭到溉到洽共居一齋

魏了翁築室白鶴山下余玠讀書白鹿洞中左思退居宜春里專意典籍賈誼請講漢書誼誅思退

張思光融舟居非水陸居非屋牽船岸上第五子陵雒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

為太尉長史在高陵城西起大宅郭洋也世稱長史宅為荊州別駕于城西小洲上立茅屋織葦為

席而居羅含也以解舍喧擾

佳光楊沛之蝸廬也李愚之蝶庵也王肩望熊之蘭室也

邵康節有安樂窩又有安樂行窩陸放翁有老學菴又有老學行菴非若段文昌鍊珍堂又有

鍊珍行厨也

地因所居而著名者荀之西豪顧陰荀淑八子號八龍居西謝之烏衣以微與族子靈運瞻晦

處居在烏衣巷故主氏馬糞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僧虔門風寬恕志尤惇厚賓客謂之烏衣之游劉之幾劉知幾兄弟六人俱有名李之廉讓交州李祖仁兄弟十人並慈孝廉讓因名其江曰廉

巢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李之廉讓讀宋明帝問范柏年卿宅何在曰梁州有廉泉邈水

臣居廉韓之桐木子華兄弟為宰相所居第有梧韋之花樹族人遠來為一會以合族古王之

三槐枯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文正果相天下謂之三槐王氏

紀瞻立宅于烏衣巷楊汝士父子並居靖恭里靖恭田游巖自號許由東鄰任華曰東山謝

大字新句古事比卷四九宮室四上海錦書圖書局印行

安作鄰里

三人共宅。劉繪張融周顒也。時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兩雋同巷何妥蕭春也。妥字栖鳳居白楊巷春居青楊巷時

號雨並居交讓瀆。陸慧曉張融也。其間有池池上有兩株楊柳何點數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舊傳交讓瀆因張陸也

謂宅南柳郎可為儀表。謝瀛于柳惲也。惲字文暢族弟與瀛鄰居相友善瀛稱之云謂彼中有人焉。不復叫呼。顧延

之于張鏡也。鏡與客談延之從蘇邊坐聽

張用與李瓊下鄰。聞其至孝王荆公欲與司馬公卜鄰。元澤言大人意以其事可為子弟法

卻正與黃皓比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唐肅與丁謂宅相對。丁有鄉誥之命唐還居州北自謂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

涕依附煙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而善于自處。非若王黼與梁師成連牆穿門矣。

侯天盛賂地與趙修。宋李雅市宅呂僧珍側。俱見河附趙彥昭與巫媼趙氏鄰。因託為姑姪。斯為下矣。

張霸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市宅其旁以就學。張楷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

華陰遂有公起市吳差山中學者數十百人從。沈麟士聽講經。各營屋宇。依止其側。吳下士人為戴

顒築室。江祐徐孝嗣共為吳苞立館于鍾山下。教授朝士多到其門。邢和璞居終南山。好

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焉。伐薪汲泉。都是名士。

張楷父黨宿儒。皆造門。車馬填街。黃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藏書以

宋次道家為善本。士大夫多僦居其側。以便借觀。當時春明坊宅子僦值比他處常多一倍。

相傳精舍本佛所居竹林。晉孝武因立精舍于殿內。引沙門居之。然後漢包咸劉淑檀敷傳儒

者立精舍講授江表傳于吉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符水後漢趙昱請處士慕母君公楊奇于
銀氏界周盤自重合令還張奐在扶風俱立精舍教授則儒與道俱可用但不宜俗地耳姜氏
兄弟亦曰精廬徐庶折節學問精舍阮孝緒以鹿車為精舍徐伯珍立精舍蒙山陳寔立精舍
講授戴顓立黃鵠山竹林精舍張漢直弟出精舍遇之古人于其居也蓋亦以是名之

李林甫宅為玉杯牛僧儒宅為金盞唐僧泓師云即相張說宅者永甯坊東南是玉杯地馬燧宅安邑

里西是金盞地王錫宅後王宅賜袁弘史憲誠等所謂金盞破猶可浮屠泓又相張說宅

北隅宅日怪宅氣索然視隅有二改驚曰富貴一世而己諸子將不終說將平之日客土無氣與地脈不連

何喬于秦望山別為小閣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林成樓因巖為堵別為陶弘景于句曲山築

三層樓自處其上唯一家僅得侍其下王敬弘所居林澗周環備登臨之美時謂之王東山庾詵特愛林

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蕭思話于曲阿起宅有閒曠之致阮卓不之官居里舍修山池卉

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白居易居東都履道里疏沼種樹創石樓鑿龍門八節灘為游賞

之所洛陽十九名園有司馬溫公獨樂園趙峻隱居杜門鄉人目為獨樂園晚娶劉器之戲

為少石山人至賈秋壑後樂園安可頡頏乎

漢武帝為太子立思子宮何如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苑以招賓客中有堂皇六所

公孫瓚以鐵為門鐵非不固也董卓以金為塢金非不多也

漢梁冀夫婦對街立宅宋蔡京父子分門立戶亦人倫之乖盞也

大字新句古事比一 卷四九 宮室 上海錦章圖書局印行

魏明帝營宮室。王朗諫曰。建始之前。足列朝會。崇華之後。足序內官。華林天淵。足展游宴。北魏高宗起太華殿。高允諫曰。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西堂溫室。足以宴息。紫樓足以臨望。

鄭子產責晉必崇大諸侯之館。魯叔孫婼必葺牆屋。去之日。如始至彼。其于鄰國且蒙難而猶若是。漢諸葛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所至營壘井竈圖。罔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不改其初。後其僻在一隅。奔命日不服給。而猶若是。蔡凝自中書遷晉陵。更令左右修中書。解曰。庶來者無勞。陸抗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更繕完城圍。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人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彼其代去而猶若是。

宅有不利主人者。吳丁奉宅。孫皓流徙其身。晉初為周顗蘇峻宅。後為袁真道宅。又為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後給臧壽亦遇喪禍。王僧綽以正達自居。請以為第。始就築。未及居而敗。唐淮南三節度。皆卒于鎮。宣宗朝李珣領淮南節。疾亟沒于官。忻州刺史是天荒。歷任多死。官舍果有蛇怪。餘干令舍亦凶。

宅未有不易主者。奉慈寺本號國夫人宅。本中書令馬周宅。

津陽門詩八姨新起合徽堂

右相李林甫宅。本

李靖宅。林甫死後。改為道士觀。李靖廟已為嬖人楊氏廐。此固王承福之所歎也。張齊賢宅。乃裴晉公綠野堂。攷綠野堂乃李龜年故第。

姑蘇錢廣陵王園。王元之欲乞作醉墨堂。後賜蔡魯公。又廣陵王園。蘇子美已買作滄浪亭。後

歸章子厚。

同地同時不知孰是

會稽泰甯寺。宋毀為甯宗攢宮。錢塘龍華寺。宋毀為南郊園丘。元皆復之。

捨宅為寺者。蘇州虎丘寺。名雲巖晉王珣兄弟別業也。嘉興真如寺。唐裴休洲嶼也。金陵山太

平興國寺。王安石府第也。梁何敬容捨宅為伽藍。周李士謙捨宅為伽藍。元懷捨宅為平等

大覺二寺。元雍捨宅為高陽王寺。元懌捨宅為冲覺寺。俱洛陽伽藍記晉戴顓捨宅為乾元寺。一曰朱

明捨宅為朱明寺。宋張岱捨宅為慈悲寺。梁陸僧瓚捨宅為重玄寺。顧彥先捨宅為永定寺。張

融捨宅為宴聖寺。俱吳地記張頻捨宅為玄法寺。南部新書王右軍捨宅為歸宗院。王維捨輞川為守寺。

明僧紹捨宅攝山為栖霞寺。戴叔倫宅今為薦福寺。潤州人卜居饒之東湖三十載

六如亭子瞻葬朝雲處。六真院蔡確賦詩傷琵琶伎處。

器用

蓐牀。牀之為杖也。呼子先唯倚蓐杖閉目少頃陸麟遂名之曰蓐牀桃笙。笙之為簞也。阿錫。錫之為布也。藻井。井之為

言板也。玉瓦無當。當之為言底也。

王羲之有巧石筆架名扈班。獻之有斑竹筆筒名裘鍾。類

武侯之木牛流馬。攻祁山造轉運晝夜不絕解飛為春車。木人。飛為石虎侍中作確車上動祖冲之造千里

船。予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里又張衡之地動儀。銅鑄形似酒尊牙機隱在尊中如有地動則龍

震龍。作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李淳風之渾天儀。以機動之李潛風之渾天儀。表裏三重馬鈞之構輪。大木雕構若輪滑

舞象木人跳丸擲鉤線。綬倒立百官。皆器也。而神于藝矣。行署處磨閭雜變巧百端出魏志

王度寶鏡人見紫服神人曰我鏡精也為謝王公王宗壽鐵鏡人見青衣小兒曰鐵鏡神物宜見還周靈王火齊鏡向之語鏡中影應聲而答唐中宗得一古鏡向之照鏡中影語曰即作天子得無是耶

農人耕地得破山劍以指石而光頓盡符載寶劍以截後截而鋒忽頑

朱瑾以笏擊徐知訓王繼鵬以笏擊薛文傑皆師段司農耶

羲之書戴山下老嫗六角竹扇十許人競市去東坡書負綾絹子白團夾絹扇二十許人爭取鵲化金印鳩變金鈎皆張氏之祥

漢文帝為郡守造銅虎符煬帝以樊子蓋守東都有功曰今為公別造玉麟符

宋皇帝登封仍御唐高宗玉輅宋大行吳駕每假文宣王玉圭

李遵命之金錯刀也張文懿之玉畫叉也

陶穀以沉香噴飯丁謂以沉香煮湯

陳元龍臥牀上臥客地下張伯大臥牀上鄧子敬自臥榻下

李允則雄山鑄銀鑪展城陳述古蒲縣鑄鐘鐵鑄盜

岐陽石鼓韓昌黎以為宣王鼓韋蘇州以為文王鼓或以為成王頌又或以為宇文周時物聚訟矣

長安民獻秦武公羽陽宮瓦雍耀間耕夫得漢武帝益延壽觀瓦皆可研庾嶺灌將軍嬰廟

瓦盤為研。以下備吹

袁象贈庾翼蚌硯。劉道友以浮查為硯。

仁宗賜王珪殘硯。米芾拜御硯求神宗賜。

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自稱黑松使者。硯上有小世子如蠅而獵。自稱紫石龍潭。

張華鐵硯。桑維翰鐵硯。劉守璋賜洪厓先生楊雄鐵硯。

任末削荆為筆。費逵剝桑為牒。

蒲序墨。潘衡墨。皆在奚易水之前。

晏元獻答奏。率用方寸小紙。曾文正遺故人子。皆書簡後殘紙。

羅隱書筆。上長鳳以雁頭牋百幅為贈。士大夫聞之。懷金問價。王右軍為會稽令。謝公乞牋。庫

中惟有九萬。故悉與之。

雷孔璋曾孫穆之。有殘筆與祖書。乃桑根紙。

齊高帝嘗造銀光紙。賜王僧虔。杜暹為婺州參軍。秩滿州吏以紙萬張贈之。暹惟受百番。

管子文謁李林甫。俄化為筆去。敬元謁陳仲弓。俄化一鏡去。鮑秀才謁葉法善更佳耳

謝尚夢父告以刻塔枝上。可以禦災。歷竺葬枯骨。夢婦人與一青蘆枝。可以焚火。

宋香燭以龍涎沉腦屑和蠟為之。唐仙音燭以露實為之。然則花鳥玲瓏皆響動。

曹王臯得二捲杜鵑漸得二枝。不如馬嵬始得一履。賀懷智得一巾也。

錢惟演以笏起草。余安道以所奏事書笏。

飲食

仁宗夜半思羊肝。而不宣索。高宗神御用羊胃。而命別味代之。

著酒經者。王無功也。著茶經者。陸鴻漸也。刺史崔喜。請見無功。卒于不請。御史大夫李季卿。召

鴻漸煮茶。挈具而往。彼不負酒。此為茶玷矣。記偶

何曾著食疏。又有安平公食單。韋僕射巨源有燒尾宴食單。馬琬盧仁宗竺暄劉休有食經。盧

侔有食方。謝諷有食經。孟蜀有食典。崔浩著食經。梁大官有食經。食法。隋大業有淮南王食經。

食目。唐趙氏有四時食法。蕭家法饌。楊曄有膳夫經。手錄。黃克明有江殮饌要。段文昌有食經。

號鄒平公食憲章。

食飯而知勞新所炊者。師曠也。荀勗也。食而知鹽味小。生食雞而知栖恒半露。食鷺而知黑白。

之處。符朗也。食餅而知鹽生。劉子陽也。食麥知杏李柰三味兼者。皇甫玄晏也。記偶

齊王好食雞跖。日進雞七十。楚王希聲慕梁太祖好食雞。日烹雞五十。臨江王妃江無畏好食

鯽魚頭。日進鯽魚三百對。前

日食萬錢。何顗昌曹也。一日之供。以二百萬錢為限。曾子邵敬祖也。故曰貽厥孫謀。可不慎哉。前

一食萬錢。任愷也。高陽王雍也。韓晉明也。輒子魏東萊王招引賓客一席費至萬錢邠公杜悰也。李德裕也。趙璘子

巖也。韋陟庖中所棄。不減萬錢。侈哉。

李德裕嘗食萬羊。夢牧羊者十數迎拜曰。此侍郎平日所食羊也。杜悰為相。有人見牧羊滿山。詰之曰。供相公食耳。悰一日費嘗萬錢。德裕一杯羹至二萬錢。雖云厚福。未免豪汰。記偶

初。王謀食塞鼻。棠石。滌豆者。王敦也。初娶董溪女。誤食滌豆者。陸暢也。記偶

好食人精者。周舒州刺史張懷肅也。唐左司郎中任正名也。嗜人爪者。權長孺也。嗜食蟲。一名蟠蟲

者。劍南節度鮮于叔明也。記偶

劉也。好食瘡痂。孟靈休。梳取未落者。貽之。突欲好飲人血。左右姬妾刺臂吮之。然邕於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論有罪無罪。遞鞭成瘡痂。以給膳。尤是奇事。前

漢一。定國飲酒數石。不亂。識獄益精明。民自不冤。周裴正飲酒數斗。不亂。剖決如流。獄無冤濫。前

仁。種瓜長安城東。瓜美。世謂東陵瓜。魏高聰。高肇之黨。罷廢修營園果。世稱高聰梨。然聰初領身趙修。修死。言必毀惡。又媚附茹皓。皓死。以為死晚。偶種梨一事同耳。

紂以車行酒。馬行炙。西郡賊陳輕騎以行。魚騰酒車以斟酌。隋諸葛昂高瓚。爭為豪侈。昂屈瓚。車長八尺。餅。潤丈餘。錢粗如柱。酒行。自作金剛舞以送之。瓚以車行酒。馬行炙。確斬鱸。碾蒜齏。

自唱夜叉歌以送之。

羊斟不及華元。受其譟。龜羹不均。子家肆其禍。熊蹯不熟。殺宰夫。而趙穿弑靈公。雙雞易鶩。饋子雅。而蒲虞祭殺慶舍。乾餼之愆。可謂口腹為細故乎。

曹參為相。主者欲有言。輒飲以醇酒。羊祜督荊州將帥。有欲進謫計者。輒飲以醇酒。